

# 汉诗

Chinese Poetry

2012.3(第3期)

呈堂证供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诗·呈堂证供 / 张执浩 执行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354—6109—4

I. 汉… II. 张… III. 诗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7328号

责任编辑：沉 河 谈 骁

封面设计：朱蓉晖

责任校对：陈 琦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武汉精伦达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8.5

版次：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行数：8977行

---

定价：36.00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邓一光 叶延滨

陈汉桥 吴思敬 陈 超

商 震 韩作荣 董宏猷

## 汉 诗

主 编 邓一光

执行主编 张执浩

编 辑 小 引

李以亮

艾 先

编 务 万启静

艺术总监 阮争翔

美术设计 杜 娟

根号二工作室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艺术品牌战略合作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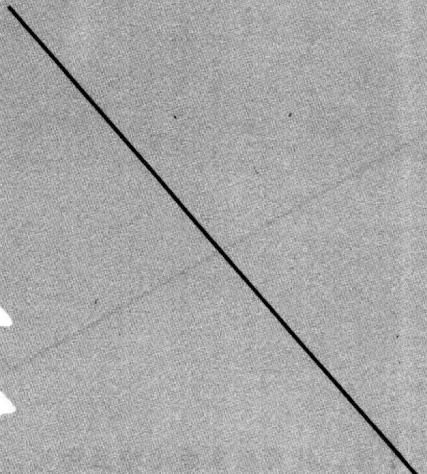
法律顾问 金 岩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

# 编者的话

唐大历五年（770年）春，杜甫携家眷逃难至衡州，面对满目疮痍，写下了“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的沉痛诗句，这也是这位在人世间颠沛流离了59年的大诗人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忠实写照。迄今，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可以在瞬间囊括他一生奇诡壮丽的文学成就的词语。杜甫为我们留下了一张通往“伟大”的文学线路图，而这张图上的第一个标识就是：“目击成诗”——看见，然后，说出——很简单，却很艰难，譬如：“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

作为一个诗人，如何在漫长的岁月里永葆一颗敏感的心灵，这已经关乎我们写作的走向。而更为严峻的是，仅有敏感的心灵仍然不够，还得有历久弥新的言说能力，这是一种让苦难、幸福、欢乐或罪恶感等种种情感现身的能力。因此，我愿意相信，真正优秀的诗人是从来不会逃避生活的人，他总能从生活中得到五味杂陈的感受，并将之转化成人所共有的普遍情感，而只有他才具备那种“脱口而出”的能力。我还相信，我们写下的所有文字，哪怕只言片语，都将有呈堂证供之日，而那一天就是今天。

呈堂正此六



## 编者的话

## 开卷诗人

冷 眼 作品

子梵梅 作品

## 诗选本

周公度 原委 秦巴子 赵俊鹏 李淑敏 雨浓 韩梅 憇园  
溜达的七七 何鸣 徐永春 阿信 阿谁 艾丝丝 蒋洁  
商略 晨田 育邦 韩永恒 南方 胡弦 夜鱼 冯娜  
黄礼孩 沙马 向天笑 曾骞 老巢 冯晏 川上 邓朝晖

## 诗人故事

## 十年灯

安石榴 那些年与这些年

阿 翔 一座城，一些人，一些事

179

西 川 诗歌21首

荣光启 “创造力的合唱”

——关于西川诗《小老儿》等21首的手记

## 外国诗坛

219

阿米亥早期诗选

这就是岁月……

——以色列建国50周年纪念 阿米亥

我把大多数东西都留给了自己：阿米亥访谈录 罗池 译

## 专栏：真无观

243

魏天真 牢笼中的自由灵魂

魏天无 “文学就是自由”

魏天真/魏天无 关于我们以诗抗恶的梦想

## 连载

257

小 安 “疯子们的故事”系列（3）

## 经典美文

279

柴 静 日暮乡关何处是

冷眼作品  
子梵梅作品

开窗进人

Open Page



冷眼 作品

## 推荐语

冷眼是由长久的孤独感塑造出来的诗人，除了新世纪初期在有限的几个诗歌论坛上偶露“峥嵘”外，他与外界鲜有交流。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诗人，他的写作自觉杜绝了网络写手惯常的艳俗和痞气，以一种不计得失和后果的勇气书写着生命的原色。冷眼语言粗粝、冷峻，常常带有戏谑的成分，以强健的节奏击打着读者的神经。

（张执浩）

所有优秀的诗人都有一个隐秘的共同的品质，他的诗里有着绝地反击的勇气，这勇气来源于一个诗人对自我的认识。冷眼的诗中处处散发出这种意味深长的、冷峻的、由自我指向人类的企图。这需要诗人具有强大的语言控制力和思想能力。冷眼在诗中扮演着魔鬼和天使、豹子和落日，他在各种可能性中轻松穿越并自圆其说，我很佩服，这是隐秘的分身术，只属于诗人。

（小引）

冷眼是我从网络上认识的一位堪称“独行侠”的诗人。这个印象首先得自其飘忽不定的行状，更重要的，来源于其作品冷峻、凌厉的诗风。“对人类行为的悲剧感，强制他反对自我欺骗和廉价安慰”。因此，他的诗常常攒足了力量，长于内心独白，仿佛自说自话，实际却直指人心。毫无疑问，他诗歌的力量发源于自我生命里长久、孤绝的挣扎，以及不间断地朝向真理与和解的生长。冷眼的诗歌写作足堪信任和期待。

（李以亮）

## 诗的诞生

再没有什么可输。  
在那间宽大的地下室。  
再没有什么可输。  
在那赌红了眼的赌徒当中。  
在那伸进口袋里的手再也掏不出什么。  
在那对以往无边的仇恨和反悔中他写下这第六行诗。

## 夏日之风

是的，我们还需要一个支点  
跷跷板也需要一个支点，  
还有身边这个世界，  
当夏日之风吹动远处池塘上的荷叶。

在这个支点两头，在跷跷板上  
我们静静站在两边儿，双目凝视  
不知不觉中已经坐到一起，  
而孩子们将从我们手上接手这种游戏  
直到这个世界从我们背后慢慢消失。

## 在农家小醉

花草让我感到头晕  
这该死的过敏症。《山海经》里说  
有一种鲛鱼游走在黄河以西  
滍水，同时也盛产大鲵  
和稀奇的矿物质。

我划船，对水底的森林同样保持敬意  
绕过流沙和脚底的尺码  
放弃手掌心，握着你的大佛

在尧山，路牌指示着山谷里的猕猴偷吃桃子  
看来，我对动物还是比较担心。

而后所能记起的一切——  
人和自然的关系，了解和误读  
——山水。我们在同一间屋子  
喝着咖啡，玩儿时的弹子球  
落入洞穴的游戏。墙上  
是壁画，跳出牡丹花卉，跳出野兽和鸟群。

## 豹子

被医生的谎话  
所折磨，他躺在那儿  
一张蜡黄的脸。  
“针管，针管”  
每当他蠕动嘴角  
我就这么看着  
像一个尽职的看守  
在氧气瓶和病床之间，  
这座收容他的监狱。  
呼吸机，咕咕噜噜的，  
抽走他黄色的浓痰  
如同清理河渠的挖土机  
卡住他的喉咙  
和一对憋红的眼。  
护士，刚刚走开，  
半个针管，诊断是烦。

当黄昏，落日  
那金黄握着一个问号  
站在被单下  
他的焦虑中。一只蟑螂  
由床下爬到墙角，看着，

这对沉默中的父子  
接着轻手轻脚  
又拐向了走廊  
那更为宽敞的通道。  
“只有撒谎者才喜欢  
留在医院。”我感到  
尴尬极了。但不是  
为了安慰。但我不能走开。

拿着洗好的梨子  
我走向他。“那是什么？”  
他问道，“是太阳吗？”  
哦，一个垂死的老人  
竟想要吃掉太阳？“爸爸。”  
但我无论如何  
能为你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 家 史

真有趣！我的家人——  
我的母亲，一个基督徒  
家史上唯一的  
一位先知。我的父亲  
总是跟在她身后  
转悠，这叫人看起来  
有些担心，不幸的是  
就这么一个迷途上的孩子  
他死了，先知每天在哭。  
我的弟弟，一个无神论者  
经商，做生意，把买卖  
做到深圳上海，说起信仰  
他说，他自己是自己的  
上帝。我的妹妹，哦

一块法律的补丁——律师  
没有替人打过一场官司，  
话总是：那人该不该枪毙？  
一个疑问句。我的姐姐，  
啊，自由女神像  
庇护下的美国公民  
从事生物化学，从不造  
芥子气，也从不相信  
肝癌和转基因  
能帮助中国脱贫  
汽车两部，冒草根阶级的尾气。  
最后是我，按照惯例  
我在家史上写道：我属于  
半神半人，在人间这部电视剧里  
一会儿是魔鬼，一会儿是天使  
看书，喝酒，豪赌，与人生作对，  
和一个崇拜偶像的女子  
在床铺上谈论灵魂  
怎样进入她空洞的肉身。  
这真有趣！我的家人  
各安一隅，各有各的神。

## 二〇一一，八月八日

对于生活，你已掌握了基本要领：  
两次失败的婚姻，两个  
不同姓氏的孩子  
以及未来的下一个。  
全家福，男主人省略到无。  
户口本，银行卡，房契。  
一次秘密的走廊约会。  
钥匙总是对的，因为锁孔  
意味着投人问室。旅游过  
那么一两次，最近是

去了趟八达岭和北京  
瞻仰伟人像，  
顺便买回两只烤鸭  
带给火山口上的平顶山市。  
工作只是用来糊口。  
衣物乃是高尚者说。  
大点的孩子，已经会  
打陈醋了，但总是在半路  
偷偷喝上两口，就像小时候的你。  
经期，几年前已关闭，  
性事，从不在床上进行。  
活着吧！你说。你说。

## 原野上那座孤坟

就在那儿，孤零零的，  
就在那儿，好似一扇破败的  
门。再没有人去  
没有人去想他，甚至埋掉他  
那些子孙。没有人去！  
鸟儿，在墓碑上  
拉屎，留下粪便，老鼠  
成了永久的邻居。也许  
也许吧，还有些草儿  
还有些不多的回忆  
陪伴着他。每年一次，  
当他起身；抬头  
仰望头顶那片天空。  
还有什么思虑？  
——等着酒和香椿。

## 隐藏暴徒

火车晚点了。  
我在等一本书。  
他拿出份报纸。

他悠闲的样子  
像是存心  
要弄垮我。

他得逞了。  
他选对了人。

他看起来  
已经不年轻。

他让我以为  
他正在看  
有什么  
新鲜事儿  
在今天的  
报纸上。

果然如此。

他的手指  
从兜售春药  
女郎  
鼓胀的乳房上  
挪开  
对我比划着  
一把手枪的形状  
枪口指向  
我的头。